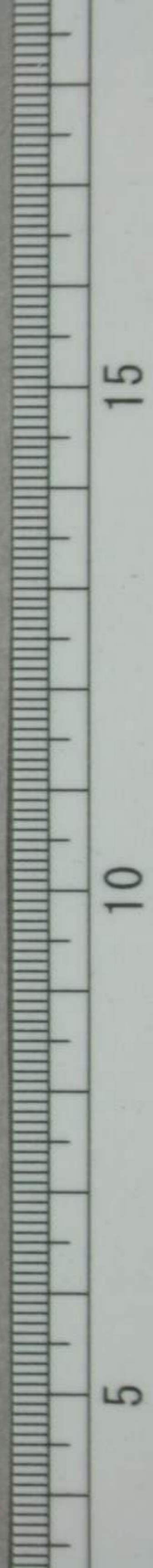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98



慶應四戊辰秋

# 近古史談

題辭

芒芑靖洲盛衰千古應仁  
分裂九土織田勃興畧定中原  
皇居既壯天子斯尊豐臣繼業  
東征西伐餘力曜兵威震窮髮



近古史談 題辭

1996

我后乘運撫寧四陲誅叛討逆  
廟某靡遺元和偃武與民休息  
驩虞三百絜誰之力

寧靜子題

近古史談引

春首南風揚沙破憲歎。以慶至滿凡席頽沙。痛。  
偶于廣袖此卷矣。示。屬羊題言。讀其英主。當將之。  
東如耳。暗亞叱咤。之聲耳。讀其武。夫懷。車騎。人。  
俠客。之。事。知目橫想舞劍。抗疏揚眉。之。客。懷其志。  
義猶。之。烈。之。變。令人。想整襟正色。琢廉礪。漢。  
之。狀。於是。指案。乎。快。命。寄。引。讀。讀。風。授。愈。懷。昔。後。  
山。陽。顧。氏。於。京。師。曠。問。侍。酒。終。譚。之。方。英雄。事。蹟。  
以為。當。嘗。曰。余。弱。冠。游。江。都。在。危。藩。二。洲。孰。能。各。抑。

近古史談

卷之一引

酌間好說戰國事。醇乎為行。若子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有。既謂曰。亦皆耶。士廣平生磨寸。以是。滿洒風流。之士。而此。年氣象。只平。幸。初。以此。亦無。乃。此。由。求。又。左。右。文。武者。姚。以。子。姬。之。教。皆。平。讓。也。武。氏。之。於。武。獨。有不待教者焉。如之。以。心。健。之。順。應。子。之。義。心。奉。公。守。官。衛。社。讓。保。然。九。死。存。心。者。去。一。姓。表。東。海。而。推。其。言。古。也。嗚。呼。不。尚。我。也。知。孟。孫。念。之。日。題。下。鴨。林。卷。九。里。考。周。 石陰鹽谷世弘

近古史談目次

卷之一

織篇第一 九條二十



子伯聽平語

附記

織田公納諫

右府營皇宮

神子田長門

無雙道化

謙信陷私市

倒敷狀

米田某

岩間大藏

附記

藝候戒諸子

細川藤孝

破缸柴田

附記

梶川彌三郎

大緩山

仁科信盛

稻葉一徹

烈奴

山内一豊妻

厨人坪内

善射者某

右府察微

森蘭丸

光秀反形

附記

百姓作右衛門

卷之二

豐篇第二九條

穿鞋奴餽時

設姓曰木下

歌人幽古

賤嶽之役

羽柴氏神速

石田三成

附記

島左近

小田原之役

附記

花房職之

豐公天

勇婢

豐公賜首鎧忠勝

利休訪蒲生氏

附記

古今事類考 卷之二 目次

上杉景勝

関白誅利休

附記

利休之靈

征韓之役

韓國多虎

畧善左衛門

悍卒

神符之夢

太閤薨

太閤雜事

加藤嘉明

岡野左内

附記

清正讀論語

飯田覺兵衛

戸川肥後

福尾勝兵衛

塙團右衛門

曾雲居

恠猴

賊天公

利常品諸將

赤坂大七郎

卷之三

德富第ニ上九條

伊田之役

石川八左衛門

鈴木又三郎

土屋長吉

蜂谷半之丞母

本多重次

重次破釜

朝日千次

長湫之役

濱松夜話

鶴章繡衣

北條氏贈密柑

酒井金三郎

大筋次小山

關原之役

平塚因幡

宥平塚越中

佃十成

雨降地固

避雷符

雛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附記

本多氏絕命詞

內藤勇齋

成瀬奇哉

大窪佳誼

宇都宮大和

曾呂利某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氏子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松平信綱

碁局滅燭

丁子風爐

茶禿正齋

稻葉正則

菅原

卷之四

近古史記 卷之一 目次

德篇第三下 元二十條

台德公謹厚 彗星見

太田某 太公論復讐

本多三彌 賢媪

台德公美事 舞妓阿國

紀公生母 南龍公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

附記 寬永三輔

大猷公寬仁 石谷十藏

黃門義公 尾公吉通

中將正之 節婦一

節婦二 女子復讐

計一百三十條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faded or illegible.

早稲田大学  
図書館蔵書

了文庫

近古史談卷之一

織篇第一 交平 東山 今日 三第之士 果業 又二

野城主天德寺了信 属北條氏 晴名 夙頭 尊招

警院善琵琶考某 演平語 警部為唱三曲 一係佐

佐木高綱事 一係那須宗高事 了信每聽一曲 鳴

咽歎 敬而了已 他日從容問左右曰 徒聽平語 若

何皆曰 甚可樂也 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 而

近古史談 卷之一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page, mostly faded or illegible.

君子文記 卷之一  
君憫泣不已。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  
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納之。薛鎌倉公。其  
所愛必。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  
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為目之中。而射扇眼  
穿。流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刻以  
投於流耳。吾輩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  
自覺涕淚之交乎。嗟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  
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其  
其可。其可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聽  
平語。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德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  
綱之死。諸臣相謀。請北條氏弟氏忠為嗣。了伯獨  
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隱棲黑谷云。及  
豐公之東征。乃起以為嚮導。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傳平手政秀。驟諫

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天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諫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已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

言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聞如無人。而公鄉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饘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磐井公。持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恟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弊。供餼。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予對曰。古者雖在。其地以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

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倅傑者。非耶。至四十翁。其才不盡。其志亦不盡。其

神子田長門

六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唐首。即以牛尾飾。然者。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甚急。怯懦之士。必及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六

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田也。

寧靜子曰。太閤嘗問前田毛利諸公曰。假使故右府率兵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卿等將何屬。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孤屬右府耳。何則。使南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比鄉首也。北軍得南軍首。雖至四千餘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府所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者。豈為將將者言之歟。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無雙。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款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然。齋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勇氣之不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寧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兼之。然則無雙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謙信陷私市

武列私市。據夾埧爲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文城處。架以簣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使其臣柳崎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華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爲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遂陷焉。

寧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倆。所謂捕兔亦用全力者。

倒敷狀

近方如入夜

卷之一

六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  
信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左衛門者乎  
曰有。其人有刀痕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  
中為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鏃我背後。吾及顧。一擊  
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乃出綠綿  
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茲向左衛門。  
世謂之剗勲狀。

寧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  
戰也。著黑綿袍。戴小鐵笠。投三尺青竹杖。以指揮  
士卒耳。由此觀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  
勲狀於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  
出于結親逆忝之下策耶。

對命米田某不勝令吹姑三井谷大神祖試之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  
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墻。俄而信玄欲分  
其陣為兩隊。使二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鈇  
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  
從牌內行。二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

外行出則斃九乱下。屢為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遠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王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及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慎。况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信玄亦能使久矣。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為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為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九雨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



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九且不能中。死豈足  
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寧靜子曰。駢錄以上數條。一覽一猛。甲起各家氣  
象。可以見其概矣。余嘗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  
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塚。不似  
一棺湖底安。春日山頭鎖。晚霞驛。駟嘶罷。有啼鴉。  
憐君獨賦能。列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為  
二公斷案歟。

附記

諒信臨戰。能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  
過。左右自分為兩隊。當是時。挈槍夫在彼。主不能  
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  
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  
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  
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  
家用兵約畧矣。

元龜二年六月。藝候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

取箭數條。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候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棟莩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錄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眾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候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

婦女之枝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向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邊志。果年盤遠曰君行知藤孝頷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說，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寧靜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嘗有詠道灌二絕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婦逢雨

乞簦時。有華無實，君看取捧出，揀棠黃。一技才兼文武，有斯公。一敵終能學國風，乍候他年辨潮落。水禽聲在遠洋中，并錄以見國風之學有益武事矣。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為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之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之木氏者曰：此城之水若絕，其沒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

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一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冒尖刀。以其鐵鏃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々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附記 馬木野田。諸將死於此。自古以來。信長以勝家為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怒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

權不立，号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榎島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々。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餒於敵。衆競繼之。遂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為衆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緩。

急。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此功。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木。而知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木。而知看梶川者鮮矣。抑前梶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信長動罵人曰。款緩山。猶言懶惰輩也。或云。大緩山。名。信長蓋借以目此輩也。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

景擁一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

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且乘其撤陳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旦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緩山。果不友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卒皆此類。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險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武田氏名跡亦高。仁科信盛。益壽。與共。對。社。來。姓。小。山。田。前。中。仁科五郎信盛。勝家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遠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諭曰。武田氏亡在

且夕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剥鼻放還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傅城。攻擊甚急。殺傷無算。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田備中。春日河內。渡邊金。今福安。諏訪莊。原隼人。等十八

人。彈戰于大廳。縱橫交擊。必光散火。世子信忠負釜

襖保侶衣。俗作夜。按三代實錄。謝綱。造調。俟。則作保侶衣。以為是。虞。倚屏外桐樹。指簿。女來。有。

女將。年三十餘。着紅縞。黑提眉尖刀。呼曰。身是諏

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斃七八人。刺喉以死。我將

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雨下。信

盛度不脫。據床屠腹。抽腸投之。裋褐而死。時年十

九。城乃陷。後信盛投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世

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橫尚存刀跡云。

益靜子曰。滅武田氏。世子信忠之功。居多焉。而五

郎信盛之守城不屈。苦戰死節。比之阿兄。為敵所

逼。饑困以死。豈不赫赫然有餘烈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

然也。乃設茗燕，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七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刃，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嗚呼！吾豈畏死者哉？吾唯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一徹聞之，遽令曰：急急解縛。奴苟以為冤，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



近古史記卷之一  
十一  
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為畏死苟生者。奴為天下耻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為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猶今，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內一豐妻

山內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奩，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奩，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拳，今

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獄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為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壯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襞書為笠。斜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北。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五。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有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

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內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每品吃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內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坪內之小憤而極。異日與坪內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伎倆。為設演射場。小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卒不能中也。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眾遂巡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為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放技也。嚮之不中。

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秦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純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為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辦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入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憂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覩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爲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耻。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慙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

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  
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  
以其有誠信足感人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  
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乎。養豺狼而自遇其  
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反形

其曰體入曰。或謂部領士及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  
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豁而言傲。光  
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  
之辨。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五  
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率爾問曰。本能寺涅槃  
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謀此不順之  
舉。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  
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  
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

卒之暗砲不見弒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  
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  
而況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田作  
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  
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鏃之  
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  
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恠瘍宿其頸久之不  
瘥遂生贅肉源憤恚以琴絃繫繫肉端繫之竹榻  
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  
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  
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  
時謔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  
所不漏者歟。

百姓作右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  
小栗捷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離中以

竹槍。鑽其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  
右獲賊魁矣。嘖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  
勇。莫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  
之一。鄉賴以安焉。作右死。其子喜兵衛。亦慕父風。  
久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  
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十餘。獨奮曰。  
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黑。喜兵乃着短簑。腰  
利鏹。直往村口。無人處。偃卧如死人。以待焉。少頃  
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兵  
快手剪頸墜地。因起。按合身首。十字樣縛之。淋漓  
被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  
勞矣。請買酒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寧靜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一  
農夫手天也。而其子喜兵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  
知非天意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兵。皆  
可謂農夫中奇男子矣。

近古史談卷之一終



國體第大中尚甲子矣

或指大憲德勝那山矣其具平要之指古喜兵哲

與夫後天也而其平喜其幾白鹿以籍河邊亦好

軍師其以亦其安烟入人器而指之夫亦之或一

後矣其與斷以情為其自負吸地其乃者

將血以氣制也其各黨以或杯草其笑曰夫夫太

知長道與想此因遠甚合良首十平林懸之樓斷

近古史談卷之二

又卦辭應其機入卦離田乃其某或筆韓汝

豐篇第二

器被聖鞋奴志或地亦清矣嘉其決其懸罪也

尾列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

者其中中邨之人也天正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

故名日吉年甫十六齋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

以出鄉里多買麤線針於清洲而求津島之市以

其針易糧食與草鞋遂往濱松遇久能城守松下

嘉兵於途。嘉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鄉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携以歸。為換其服。并以袴與之。初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為內豎。付之衣服器玩。掌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之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為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清洲。黃緣其鄉人仕織田氏者。某為挈鞋奴。無幾為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瀨甫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桶皮鎧。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為實錄。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為曠世英雄輕重哉。

是年設姓曰木下。嘉兵出。日吉之幼習字於橫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鳴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素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游戲。

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示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說。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頭。時山城別渠信長。為此職。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躑捷有口辨。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最可笑者。但余久疑。秀吉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說。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弒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尽收金銀。以為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為何如。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綻雨拆。自嬌招入。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為觀花之始耳。

寧靜子曰。復讎之舉。以順伐逆。天人所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恠哉。

賤嶽之役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補子田半左。大声呼曰。明且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

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勿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寧靜子曰。如水氏之智。而一時不如神子田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歲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

羽柴氏神速

越將作間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為無敵也者。當此之時。筑前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瀨敗聞。

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遠賤嶽址。距盛政營二里而陣。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決戰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為公所先耶。明且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日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且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擒之捷。

寧靜子曰。盛政剛愎自用。適足以喪師誤國矣。而羽柴氏之決勝千里。炳若觀火。然則不知張子房云者。乃其所以自知也歟。

一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温。盛到七八分。公一啜。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滷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

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出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噫。知人之難。猿公之智。且有不免於

附記

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土民盡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則聽汝等所取。民事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此類。

鳴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入焉乎。曰。得一人焉。曰。焉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六領。以勉之。不數日。其家流寧靜子曰。近世候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

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况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厚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請留其公。幾曰。公。同。同。同。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內府信雄軍於三救橋。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關白率諸軍至駿河內府。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關白被緋甲。載唐冠。帶金粧太刀二口。執彤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而茶筍背旗。幡叟裝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瞥然下馬。撫刀揖二公曰。聞卿等異志。有一角鬪耳。疾起決雌雄。信雄赧然無言。慚汗浹背。照公則徐進。颺言於眾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白乃超乘而上。揚揚舉鞭以馳。眾莫弗感歎。照公勇智。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而內府之怯懦。照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籌定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閑左。而視北條氏不啻孤豚也。

又曰。豐公之滅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士。要信雄舞古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已。故作不祥舞以應之。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耶須野。是以見其庸材矣。雖然。後之奉暴主者。亦不可不以信雄為鑒戒也。

不與附記

有兩騎將。負巨背旗。佩大保衣。過陣營之前。豐公望見異之。使行人問其名。使者馳呼曰。主將之命也。各通姓名。二騎不答。使者及命。公曰。汝不下馬而問。失軍禮。其不答宜矣。更遣他行人。二騎乃下。對曰。小早川臣河田八助。橫寄十兵。後征韓之役。從隆景。屢與明兵戰。河田背旗。橫寄保衣。並以雄偉非常。耀名於異域。



花房職之

閔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恠。豈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東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慢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閔白者。其罪當大不赦。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懼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刎。既而沈

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消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今傳為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豐公為人。噪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豐公天

閔白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際危礁亂峙。水路險怪。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卷雪山。無復可列船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清明。海波恬平。絕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爾後海濱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  
 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矣。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陛辭。天子詔賜節力。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為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勇婢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來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為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廂。每暮夜有怪駭人。人莫敢往焉。獨婢往。未嘗見怪也。一夕更深而往。暗中忽現一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宅。點火視之。則一大老狸矣。婢罵曰。汝毛族。敢魅萬物之靈。手搏殺之。一家驚

歎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詰其  
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云。  
寧靜子曰。觀一婢所為。亦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  
夫豐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歲。僅能滅之者。良有  
以也。

豐公賜首鎧忠勝

閔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奥州。次宇都宮。  
時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  
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  
為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  
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  
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  
為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福將三人。孤憤怒之極。  
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颺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  
之。率手兵五百赴援。与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  
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  
有一騎。蒙鹿角冑。下鞍飲馬於河。問渠為誰。稻葉  
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

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卵。粉壘不回。踵渠則從。客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双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聞之。不懌而罷。

寧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已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鄉。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鄉示其所自詠曰。限有盤吹。彌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

風譚曰。山花自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泣然流涕曰。嗚乎惜哉。夫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登見盤積奴先爾。掃邊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絲。譯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能防害也。氏鄉率之後。書史福田某啓硯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為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三年。必得其所願。豈不惜也。蓋謂之不忍聞也。寧靜子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氏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為孤寫謠曲一本。其龍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鳩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乎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附記

氏鄉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寄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代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為已。是以泣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

上杉景勝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卧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函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舩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舩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中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寧靜子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鄉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為東奧鎮撫者。亦以此欵。

關白誅利休

關白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歷亂。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花陰。關白自輿中瞥見。容姿艷麗。

光彩射人。就問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閔白聞之心動。欲載以歸。慙慙諭其意。辭曰。妾近喪良人。寡居煢煢。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箒。關白為之魄褫。芒芒然歸。遂強之。其父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焚竒利也。因固辭不從。關白末如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關白於是發怒曰。夫山門。天子入焉。諸公卿入焉。茶博何為者。敢置其軀。天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竟使人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煎茶於一室。聞命下。不敢驚。儀畢。徐起。分器什於所親。以為記念。然後後容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耻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徃徃贗鼎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附記

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



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亂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秘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不利休之靈。於茶房。點燈而坐。自種一夕。閨白從美人數輩。入于茶房。點燈而坐。自種炭於地。爐以為樂。既而房中忽現茶博利休之靈。其狀烏帽黃道服。漸逼而坐。爐邊熟視其種炭。目光閃閃。呼吸生焰。眾姬皆悸欲走。公睨視一啜曰。汝何無禮。不脫帽而敢見我。則逡巡退倚于坐隅。公乃架茶鼎於爐中。徐起引眾姬入便室。遂呼侍豎掘三十郎。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且往叱焉。三十郎諾而往。先牢鎖廡下戶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為意。此時三十郎齒僅十五。容姿端麗。而辭氣從容。公大歎賞。賜以紫袍一領。

寧靜子曰。關白之誅利休。非其罪也。宜其氣冤結。以現此異靈也。抑公以此宅風雲之勢。不能無悸心於一利休之靈。亦其秉彝之良。不可已者矣。至其賴小豎子之力。以自安。則誠可笑之甚。

征韓之役

征韓之役。小早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候起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拜謝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卒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記焉。孤縱不幸而即世。有関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止。當此之時。吾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列髯奴於一厩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孤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管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罽丸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

言 卷之二  
一  
哉。滿座悚然，莫弗驚其雄膽。

寧靜子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頽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者。上月左膳殺之。清正怒，大明從圍其山。有大虎，獍猛排茅葦而進。清正負礮，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吾伎倆，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黑田氏之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厩食馬也。營政利直起，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鬚。虎

轉身而逼。政利殆危。有一士來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為一面之將。不知愛其身。而與犖獸爭雄。吾所不取也。

寧靜子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銳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

界善左衛門

主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興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奉觴。屬善左旋起。取殺脩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蹶起。拚梅北仆。

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令皇迷亂。爭欲弑善。左善左頤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有勛。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眾皆投刀羅拜。諸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十石。寧靜子曰。此警也。太閤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也。特表出之。

征韓再役。左京大夫淺野幸長。與明將高策戰。考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回其轡以刀韉策馬。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淺野河內。及步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銃。執銃名小狐者。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彥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搏餅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

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為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內忿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泰平之朝乎。

太閤嘗從容語待御臣曰。孤出尾列民間。芻蕘之役。素所熟知。文墨之事。則未嘗學定也。不圖今日為天子關白。得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廟廟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幼。入大內為厨婢。時得一近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符。飛翔空際。自伊勢赴播磨。纍纍不絕。竟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府公命。西征平播磨。諸別會公。遇弒。及旆東上。此戰誅逆賊。然後言朝命屢下。終得陞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偶然也。

寧靜子曰。世傳太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日吉。余近古史記 卷之二

言 卷之二  
嘗疑曰。天子象也。太閤雖位極人臣。既非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近閱音博士松苗國史畧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懷而生余。蓋隱然明其為皇胤也。而當時不以實者。憚東朝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虛語也。主外廷奉也。故使令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朔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峰。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接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晚。遂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象。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太

閻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嘲。而自  
吾得失。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  
快豁。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太閤雜事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入伏水。請進馬。時豐公  
與茶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蹇衣撫  
臀曰。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  
以為言。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尚乎  
我者耶。

船達伏木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  
冷笑曰。何物黠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  
耳。汝等能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世豈顛倒矣。無  
袖者在上也。蓋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史  
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黠。可憎。亦足以整狐矣。  
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勿再焉。予金緞之。其大  
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  
德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髡在



平。一人提長刀道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  
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髡之幸  
耳。

移浦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  
陳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為孤寫謠曲一  
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書吏在側。草檄文。偶忘醜醜字。公以指畫大字  
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醜大邦讀相近也。其  
檄征韓諸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  
使者曰。持此往矣。

置小墅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寄之。軒前新植  
松數株。既而生蘆。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獻  
之。聚樂第。公笑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蘆生於數月  
間耶。及其扭而屢獻。則又笑曰。止。止。使蘆多生。太  
不可。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  
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  
而罷。蓋皆所以搖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

謂天授者非耶。

加藤嘉明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船載堯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甕鍾子。淺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爲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爲洩憤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心所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甕。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夫聲於破釜。非謂鄙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不曠懷灑脫。如此之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病。嘉明氏之愛堯器。其殆寓意

之善者歟。

岡野左內

岡野左內。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澤。去  
杜蒲生秀行。食一萬石。左內好貨殖。家資累巨萬。  
每月二三。次陳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  
身枕藉其中。以為樂焉。人皆賤之。偶隣問有鬪者。  
有人來告。左內不暇。擗搗。直往和解之。信宿而返。  
則黃白猶散在室中。眾始服其宏度。先是關原兵  
起。左內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勝。曰。非敢資軍需  
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黃金一枚。左內大  
奇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賞之以十金。左內後稱  
越後守。仕至忠鄉時而死。其病革也。獻遺金三萬  
兩於忠鄉。副以正宗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弟忠  
知。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  
金。以至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其櫃燒  
之。

寧靜子曰。岡野之有武功於上杉氏。人皆知之。而  
至積金事。則知者鮮矣。抑世之封殖自喜者。率皆

鄙吝纖嗇。不以一錢利人。而岡野之積而能散。利國以及人。活運靈動。財於是乎有用矣。錄以戒夫守錢奴。

左內嘗與吾黃門公相遇於逢隈川。舉刀相擊。馬驚而逸。公追斫其背。戰袍毀裂。後左內命縫匠繡補其裂痕。每誇示人曰。是名將手迹也。出金而萬

清正讀魯論

肥後候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五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曠學不解其意。分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艙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則胡孫矚其亡。竊犯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寧靜子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 飯田覺兵衛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為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田覺兵衛。候之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刀癢。遂為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為主將者。苟能愛將。拔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獨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專國除。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烏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

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觀曰。忽諸大敵。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虜那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畧五六十矣。尚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銃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限三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為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就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後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塵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况真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寧靜子曰。殉死之為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

世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後死。以殉其所愛之君。與夫匹夫匹婦之爲諒者。相去幾何。而況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要可以爲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俠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胤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世。皆殉節於矢石之間。及我之身。獨受厚祿於治世。而無涓滴以報國也。今而不從君。何面目見父祖地下。乃屠腹以死。是爲義死。其儕輩聞之。亦有自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金某乎。是爲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爲子孫榮耀之計者。是爲利死耳。觀於此言。爲士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及長治卒。柩車出。後而送之野。埋葬禮

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屬使人迎之固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黃泉雨露之艱固非所避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從之終衣廬食日掃墓門塵以終其身六非其本意其本意見感五之卷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廬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為銃隊將食祿十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啣之遂棄祿亡命留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加藤氏時鎮豫之故曰江南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為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屨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中人莫弗



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塵尾感歎。

寧靜子曰。塙團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可多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錄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特錄其異於衆者。以存奇士。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之子也。德慧名望。高手一時。團死於大坂之役。雲居素其遺影。厚葬之。遂治任赴奧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求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十里裸裎。雖縮徒不可為。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

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為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私島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為一庵住僧。

寧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岩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焉。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稍稍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攬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性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攬吾頭。吾覺其手肉溫暖。以為少年輩作戲耳。并觀此事。雲居之為超悟僧。益可想也。

性猴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廁。夜夜有性出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真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萬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綫。驟然墜屋上。團謂是所云性者。屏息俟之。既而性

據屋端。俯闖廁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團張眼叱之。恠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之。恠則躍上屋。闖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為破。燭滅。恠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將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恠則魍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

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恠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無有如犒團其人者。捕而獲之耳。夫猿狖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恠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三位所射怯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敗天公

豐後岡城外數百步。有諸士塋域。每風雨夜晦。有恠禽出。膈膊鼓羽。其聲如豹。士女相戒。莫敢過其所云。赤座七郎。岡藩砲隊長也。其妻村井氏弟伴。勇而好武。時寄寓赤座氏。一夕自外歸。途過恠之

所。忽有物飛拂頭上。隨風浙瀝有聲。村井意欲生縛。衝暗徐進。從其聲以捕之。則敗天公之懸籬而不墜者矣。村井乃解其懸持以歸。赤座氏連呼曰。起起。我獲恠物矣。赤座蹴衾起。則村井執救笠在手。笑曰。果如所聞。其膈膊者。此恠之觸籬婆娑也。其聲如豹者。此恠之受風飛鳴也。相共拍掌。明日。岡城人傳誦曰。恠既為村井氏所捕矣。夜行無復所患。且夫恠於野。猶水之盜。限在於水。寧靜子曰。世之妖云恠云者。率皆敗天公之類耳。咄咄恠事。可以解盲俗之惑矣。

利常品諸將

加賀黃門利常。擇其臣通古事者四五輩。充侍御。謂之談臣。一夕論近古英雄。談臣問利常曰。豐太閣若何。曰。天資無匹。織田右府若何。曰。勇武絕倫。次問鎌信。曰。卓越尋常。又次問信玄。掉頭曰。褊淺卑狹。不足道耳。

寧靜子曰。此論實獲我心。錄以為此卷麗尾。

近古史談卷之二終

大問難計曰皇極事記又文問難計文難難曰難矣  
 問其曰曰天資無匹逢田古在古曰曰皇極事記  
 難之難耳一之備古其難難耳問其難曰難矣  
 以實黃門修常事其古事古四五輩亦難矣  
 修常品特修

近古史談卷之三  
 土直難難才直限田問之難矣  
 入習公心不難矣轉難而此不難矣二難難  
 土德篇第三土出士之難難田內其難於百  
 率其伊田之後來其難其大難其難其難其  
 岡寄公幼聰達有雄才而愛將士士皆感激樂為  
 之用天文二年十二月勒兵萬人西伐織田氏進  
 軍於森山偶軍中馬逸眾大駭侍臣安倍弥七惶  
 惑拔刀弑公植村新六自旁誅弥七諸臣來集相  
 見愕然新六謂眾曰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

近古史記 卷之三  
毫無所憾。唯有一死以殉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則曰：吾輩之死，誓不出十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內變，大舉來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誰為儲君，以死捍禦者？於是新六亦不死，俱護喪歸岡崎，居數日。織田信秀果率精兵八千人來侵，軍于大樹寺。時內膳信安在上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乃分為二隊迎戰伊田。此間有二道，上道曠野，下道則田間一線路。敵要我上道，兵於野前後擊之。一士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自下道，先衆奮擊，敵皆卻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走之，斬首五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遁。此戰也，以我八百破織田氏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照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髻罵公。極其醜惡。公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輾轉以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絕倒。敵忿射之。箭穿口中。八左輒顛。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塩止血。將息一夜。翌日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苦艱澁耳。

寧靜子曰。當時所謂三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如此。而公之雄武英畧。以駕馭之。宜矣。其所向無敵。日辟國百里。

鈴木久三郎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則臣一人留死於敵。君宜以其間脫走。公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反騎趣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少選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

以汝為死。不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殪三騎。則敵不復追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

寧靜子曰。是與夏目正吉代死三形原之事。正相同。但彼死留其名。此生全其節。要之其為忠烈則一也。而公之於久三。一哀一喜。君臣同體之情。亦可以此推他云。

土屋長吉

土呂鍼崎之亂。賊黨土屋長吉。不忍視。照公之危。幡然倒戈向賊。大聲呼曰。汝鈍賊。君恩之昭々。易見。佛罰之冥々。難知。寧墮焦熱獄死。不入畜生道生。言未畢。流丸中胸而死。然自此賊勢大挫。互相悔責。以至納降。神心慈憐之。神谷戰大。其寧靜子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忽反其說。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士大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翹蓐。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仇視君之



意也。吾故曰。前輩竹山氏論參國不正刑典。為失賞罰之權者。正論也。抑非通論。

蜂谷半之丞母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今川氏之後。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

槍。聞其為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

而進。敵士河井太郎。以銃輅之。蜂谷揮大刀。截其

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

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

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

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寧靜子曰。蜂谷氏亦一陷賊中者。今之戰死。蓋以

贖其罪也。而母氏之一喜一哭。戰國婦人情態。誠

有足感動人者。

本多重次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為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

不避廣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為奉行。與高力天

野等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举。明公亦失鑒矣。

作左豈為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

國內大治。輿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

是天野。野左韻叶。邦俗謂夜。又為鬼。由來舊矣。作左在家猶在官。凡

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

於火。阿仙不可瘠。馬可肥。阿仙其小女名也。

寧靜子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

既如彼。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

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

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

皆有之。嗚呼。何其濟々也。

重次破釜

安部川。積有一大釜。不知何人所造。蓋古供湯鑊

之刑者。照公命致之濱松。役夫數十人。搬運許

邪而行。本多作左。遇諸途。問是何物。役夫曰。烹久

釜也。作左怒。就命推破其釜。頃刻盡碎。因謂其宰

曰。疾往告主公。有志天下者。刑措是望焉。用此不

仁之器。臣重次謹碎之。公聞之。慚悔曰。吾過矣。

召作左陳謝之。照公以之。而豈亦竟無他者乎。

寧靜子曰。亦公之致大釜。蓋別有所用也。作左不

察而碎之。亦出忠憤之餘者。故公直受為過以謝之耳。不然。照公之仁。而豈有意酷刑者乎。

朝日千仞

照公攻田中城。武田氏數月未得志也。城中有西

鄉伊豫者。屢出挑戰。驍勇無比。公患之。一夜諸

老兵會于大膳菅沼氏。謀所以除之。待臣朝日千

仞。年十八。進曰。西鄉首。臣能取而致之。菅沼叱曰。

汝少年何知。渠之剛勇。雖諸老輩。且不易圖者。汝

乃妄言之。不遜甚。麾之去。千仞退而獨語曰。且待

明日。其夜深更竊取菅沼所愛手銃以出。時天將

明。照公早在副部陣。見西鄉獨騎。率數卒而來。

曰。敵復出矣。誰獲西鄉首者。言未畢。自路旁竹林

中。銃丸一發。射西鄉肩。墮馬。有人整騰而出。直進

斬其頭。獻之公所。則朝日千仞也。公嘆賞曰。汝

一少年。而為諸老輩所不為。可謂剛者矣。

寧靜子曰。狙擊人於暗中。戰國之通習。而有中焉。

有不中焉。要是大丈夫所不為也。古云。弋不射宿。

夫宿鳥且不射。安有丈夫而射人不意以自快者。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賴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為己。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耻。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時。距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未及縱轡。小吉直馳入敵。大呼。勸我軍。我軍為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公擢小吉為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将宿帥。不能過焉。蓋公麾下。成童為將者。小吉一人云。

寧靜子曰。大坂嘗有簡馬之舉。閔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跨驪馬。繫赤鞋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士成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俸米二千石。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

耳。他日。照公以告小吉。劔其出仕。小吉流涕曰。主公果以臣為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自殺以明吾心焉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老将宿帥之言。洵不為過賞也。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公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檢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主水內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面公之輕捷乎。余領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砦。則秀吉果電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軍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統紀。衆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奉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及公為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其勝耳。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吉赤身走上國。則於某為利乎。

為不利乎。晝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為過。況多殺親臣，以深其讎乎。於是諸老臣皆服其遠筭。

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善走。如本照公、豫知、豐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智濟勇者矣。車無前鋒，則眾皆廢。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豐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湫而不濟事，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豐公雖智而不知彼，則暗矣。悲夫！

鶴章繡衣

與閔白和之年。照公在濱松。一日烈風寒甚，公命左右致外套侍，豎近藤縫進一繡被，即閔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公輦蹙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昨不得已於豐家，而一着之，今豈可再着以破我家朴素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亂之主，故物多流豪華。照祖開闢太平之君，故事々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二公先後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亂何

時定乎。吁亦天矣。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之。獻諸瀆松。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君臣相詬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人之目耳。乃實蜜柑於大篋。賃驛夫數十人致之瀆松。公視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為尋常蜜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事宜矣。宿將老臣而作此兒戲。北條氏之業衰矣。公美曰。金三郎寧靜子曰。北條氏據有八州。稱五世之盛。然其美三世耳。氏政以下。蓋莫足道者。氏政嘗見馱刈麥而過者。指以問彼何物。左右曰。刈麥也。曰。然則盍炊以供座客。夫氏政不辨菽麥。既已如此。何怪乎氏直之認橙為柑哉。

酒井金三郎

關東諺曰。千葉之原。原之酒井。蓋原者千葉氏之宰。而酒井者又其臣隸也。並以威權凌其主。故有

此語云。閔白之滅小田原也。千葉氏亦從而亡。八  
州皆歸於我。當是時。千葉遺臣。往々有來入仕籍  
者。及照公西上。如伏水原。吉丸酒井金三等扈  
從焉。公俄起出庭。吉丸捧刀。不及着履。徒跣從  
之。時天暑。砌熱。金三走往授之履。儕輩相詬曰。同  
僚雖親。豈堪為執履之役。渠行之稠人中。何不知  
耻之甚。物論騷然。有司以訴。公召金三詰之。金  
三答曰。吉丸。臣舊主之子。臣不忍視其炎天徒跣  
故執履以授之耳。豈有他故。公嘆曰。金三雖年  
少。不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喜尚也。因  
增祿若干。衆訟乃熄。一曰。金三雖年少。不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喜尚也。因增祿若干。衆訟乃熄。  
寧靜子曰。照公之取人。多察諸天倫至情之際。  
而不置纖芥之嫌於其中。與夫劉文叔置赤心於  
人腹中。千載同其歸。吁。是古今人主。所以不可及  
乎。一曰。照公之取人。多察諸天倫至情之際。而不置纖芥之嫌於其中。與夫劉文叔置赤心於人腹中。千載同其歸。吁。是古今人主。所以不可及乎。  
大旆次小山。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  
石田之亂。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  
問日至。曰。伏水城陷。細川越中妻子燒死。曰。賊



收東征諸將擊於城中。公每聞蹙眉。爵之不樂者累日。左右或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宇都宮團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巾纏額。手撫反身長刀。大聲呼曰。武藏坊辨慶敢候起居。公望見大笑。團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反賊三成伏誅。快甚快甚。曲踊三百兩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覩如此。今日之佳者。青之樂。

寧靜子曰。宇都宮閔東一名族。團伴本赴々武夫。非滑稽之流也。嚮照公之在伏水郎。有流言石田治部將來襲。諸將士皆聚護焉。團伴獨謂渠若自上風縱火。則一炬蕩盡。無術防禦。不若且待其來。詐納降。因以斬其首。遂與木多三彌謀。處分既定。偶無事而止。由是觀之。團伴此戲。聊以表微衷。不唯慰藉之計也。宜乎。公之實信而誠喜也。

照公之西征也。木多正信留在江戶。獨自憂曰。此役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

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侍公。知公之為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况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并伊兵部也。福嶋左衛門也。并主公為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何足憂乎。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寧靜子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黎此句。殆如為此役設者。而照公之勝算。早已定於東征之日。而返旆西討也。驅逐群雄。如臂使指。戰未半日。而敵衆奔竄。天下既歸於孤掌矣。自告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後者也。顧本佐州之智。而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若夫內藤氏怯耳勇目之論。可以想見。公臨事而懼之氣像耳。

平塚因幡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惡疾在輿。使平塚因幡守為廣代指麾。為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

送所獲首級於大谷曰。以為冥途土宜。請速為計。勿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名乃為爾。棄留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留羅奴。浮世登思邊盤。譯曰。死而留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不盈百。大谷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契有盤。六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此之時。為廣戰疲。息於隴上。小川氏士慳井某。揮槍輅之。為廣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汝苦戰而倒。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為汝寶。乃授首云。實為夫之常。凡又十八日。曰。公。對。田。力。對。對。寧靜子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々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而平塚為廣之苦戰授命。亦果感其俠氣也夫。而志。顯。子。姓。

宥平塚越中

平塚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驍名。其退而在家。照公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公聞而不能平。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公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其狀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幼。囚於織田氏縲紲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朝人之為。抑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兒寡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下所為。乃丈夫所耻。我何苦仕此無道之主乎。欲斫斫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公怒曰。如此無狀漢。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餘喘。以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悅。他日從容請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公曰。然。越中可憎者。剛愎也。倨傲也。其勇其辨。皆可惜矣。渠縱無禮於孤。留以為子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

寧靜子曰。江海之量。塵埃糞土。且在所容。誰復測

其深淵耶。而後來 台德公。宥車丹波弟某。亦近焉。如漢高之赦李布。是何足言哉。

佃十成

慶長五年五月。左馬助加藤嘉明。從 照公東征。使其臣加藤內記佃次郎。名十成留守豫之松前。既而石田三成。率兵京畿。天下分為東西。安藝毛利氏首屬西軍。時嘉明之不在。使其將村上曾根能。鳴兵戶等。率兵三十。入豫攻松前。先致書城中曰。速致城去。不則一擊蹂躪耳。十成等詐答曰。請盡出妻子。而後致城。敵信之。陣三津浦以待。當此時。藤堂氏兵在大洲。使人約救援。城中大喜。十成獨奮曰。敵雖眾。以計擊之。何不勝之有。即不勝。有枕城以死耳。安有假人之力。以幸功名者乎。遂辭之。適有國民反應。以酒肉餽敵營者。十成聞之。陰募狡黠者數人。質其妻子。多予金。而為反間。曰。自加藤氏領此土。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莫不悅之。且嘉明之東。盡從銳卒。留者敵羸之餘耳。而佃次郎現病在蓐。一城無復鬪志。皆將遁去。敵兵聞

之。益弛其備。於是十成使士卒注白布於肩。以為標號。身獨畫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聞法螺便退。夜乘風雨發。問道潛兵直襲毛利氏營。敵兵擾亂。十成提薙刀奮擊斃敵三將。十成亦被重創而退。翌旦敵復來攻。加藤內記出拒之道後村。十成裹創而起曰。藝人擁大兵重來。則難可支。不若及今快戰。暴骨原野。與其痛創以斃於蓐也。乃多造紙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道後村。毛利氏兵望見以為大援至。引兵遠去。遂自風早浦。鞭船以歸安藝。是秋東軍大捷。天下平定。嘉明歸松前。欲賞十成功。而無首級可徵。偶有捕得生口。告曰。當夜親見畫松字於背者。以薙刀斬村上等首。嘉明乃賜勲狀曰。不假他人能全一城。善也。斬敵三將。不言其功。勇也。賞之以豐公所賜兜鍪一領。而給浮穴郡六十石。及加藤氏移封會津。乃加一萬石。

寧靜子曰。庚子之亂。天下侯伯各盡精銳。以會中原。而國內皆空虛矣。假使東西兵結不解。曠日持

近世史記 卷之三  
久則四隣乘隙。根本動搖。留守之任。不亦重乎。乃如佃十成。以一孤城。受大國深入。而不屈。捍禦有策。一戰卻敵。求之當時。不可多得。可不謂偉丈夫耶。

### 雨降地固

閔原亂平之後。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亂。所謂雨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奉賀。肥後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亂。譬諸天之晴陰。青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未可以為安而不置慮也。公深以為然。

寧靜子曰。後十又五年。果有大坂之事。而前三年。清正既沒矣。抑其照公之以清正言為然者。亦或有察禍於未然歟。風世之貴。固不思之甚自令。以時避雷符。亦不置慮。其中頗一。宋德壺。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翻盆。霹靂連聲。窓戶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而太公端坐。而諭之曰。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射旁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

且有說乎。皆曰：非臣等凡慮所及。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齏，無復噍類。乃謔以為夙世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慎勿履其轍。公之以此言與我，亦如寧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離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離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離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離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難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撞鼓，師瞑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肉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廁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



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々。山衲曰。是不可不辨。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薙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為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誤刀。創痕縱橫。其播鼓。則凡不問緇素家。播鼓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則則本寺新造一圍。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為雛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寧靜子曰。板倉重宗之代。父為京尹也。請教於勝。勝重舉此話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駿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携稚兒泣於

路者恠之。使左右問其故。媪流涕曰。妾前村一孀婦。昨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火。逐之三年。是以在此。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太公聞之。驚曰。是何縣吏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必誤火者。而一一放逐。雖某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先老媪而之他。甚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媪復其所。召縣吏讓責之。歸。寧靜子曰。放鷹游獵之際。恩及鰥寡之民者如此。要其歸。雖堯舜之用心。亦不過乎此。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嗚乎仁哉。

止引水役

太公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經理水道。表以小榜。偶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當一小寺。不悅。從臣或獻說曰。宜賜地於他處。以移其寺。而後起役。太公曰。否。假使此役為國為民而相謀。雖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舉。特老夫一時娛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來所置佛寺。吾所不欲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第。移其神廟於他處。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照公不為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慎也。慎與暴之際。興亡之機所由伏。余嘗謂有天下氣像。在翼之。而不在落之矣。後之為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之事云。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進退士卒。不惜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秉麾。直以空拳叩前鞍。連呼曰。進。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腫。及老。屈伸甚艱云。王公語人曰。鎧冑之為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并伊兵部多力。而掇重甲。然被傷者數輩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刀瘡。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為可耳。其不尚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也。

寧靜子曰。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公之於武。當時稱為海道無雙。其所以摧

堅折銳者。赫乎前史。然而今之士大夫。動輒云。公之武不及織豐二公。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冑是軍中礼服耳。其拜天將令士卒。非此無以成軍禮也。必以為捍矢石之具。則陋矣。況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

鐵甲之足恃乎。而對重甲。其制皆變。其本

請入附記。曹之為。其用。其美。其而。又不。其備侯光政嘗曰。正宗兼光。並名果為何用。為主將

者。唯以三軍之乃為我力。則所向無敵。其鋒誰當。苟賴一刃。論其利鈍。非主將所耻乎。追錄以補

照公之意。  
本多氏絕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蓐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

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恠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為出此言耶。忠勝乃使

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邊盤。譯曰。死可惜。

今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皤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內藤勇斷

美濃國有妖焉。每至暮夜。好攀入於暗黑中。登肩架臂。繚繞上下。其人欲斬之。忽去不見。內藤四郎聞之。一心以為渠若架吾臂。我將并吾手斷之。張目待之。暗中彷彿如有聲。云勇斷如君。吾敢近哉。蓋老狐之憑久而善魅者云。前山車馬奉入。極寧靜子曰。昔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應弦沒羽矣。四郎一心欲斬。而惟滅跡亦同一精神之所徹歟。夫以之乎。以罰餘罪。蓋怒心。此其不。成瀨奇獄。白。自。今。以。此。對。伊。三。量。買。心。不。有。米。高。八。郎。兵。者。父。子。兩。世。陰。用。未。小。二。量。以。致。巨。富。及。成。瀨。隼。人。正。成。來。為。領。主。政。令。嚴。肅。姦。慝。

逃跡。八郎大懼，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知惡自訴，其心有可恕。況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也。乃令曰：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之肆，來買米者，日麇至，其富竟倍他日。子曰：昔李洪軍具草中，以爲夷懷之熱，始寧靜子曰：竒獄竒斷，可補棠陰比事。然隼人所斷，有恩無威，達於理者處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幕府有饗，孔進鶴羹。適大窪彥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美羹。彥左退坐外廳，換幾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美羹，爲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彥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

寧靜子曰：寓規諷於戲謔，使入君笑而解之，蓋爲

淳于髡東方朔之流。

宇都宮大和

照公有褻臣曰宇都宮大和。後雍髮號團伴。為人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願。然見賜又不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團伴曰。謹諾。既而三承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々失百金。走入內團伴追及闔。連呼曰。鄙哉々々。遂鼓兩袖。臚膊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寧靜子曰。是何與宋仁宗惜五百文於宦官之事。太相類也。抑曰。公吝百金於團伴。而不惜二百枚於細川氏。亦可以見其施財之妙用歟。

曾呂利某

豐公之臣亦有曾呂利某者。談言微中。善解人頤。一日來候。照公之館。閒話之餘。啓之曰。世以大黑天為降福之神。家々祭之。而知其奧義者鮮矣。公曰。願聞其說。曾呂利曰。大黑為狼。豐頰纖

目高其眉宇而戴黑帽於頭者。表其無覬覦上之心也。人而不覬覦上。則驕慢之心自消。而人之能安其分。所以致百福也。周公戰然領之曰。然。我亦有五字訣。曰。字惠遠美奈。譯曰。毋盱上。又有七字訣。曰。美乃保土遠志禮。譯曰。知身之分。蓋皆此意已。抑大黑之所以戴帽。更有一層深理妙訣焉。汝知之乎。曾呂利曰。不知也。公曰。夫其所以戴帽者。欲一脫而望天耳。譬諸士之佩刀。常固室以善藏者。待其一抽以為用之時也。刀而不抽。刀亦為長物。即帽而無脫。是亦膠柱之琴耳。果有何妙用乎。曾呂利憮然為問曰。命之矣。抑其法也。補古廟裏。寧靜子曰。噫。嘻。大黑神之德之與福。果能如此。則吾將鑄黃金以事之。昔明智光秀久奉此神。供養惟謹。及其間。僅為千人之主。俄以為不足尊。棄其像於塗。遂不能安其分。而漸生覬覦之心。至乎甘為逆賊。則光秀不唯王法之罪人。抑亦大黑神之罪人也。曾呂利曰。吉岡數吉亦於曠吏惡其無。變身太田忠兵衛。樂不令地。乃贈吾。汝是。故。此來。



慶長中。大內有散樂。下令縱民觀焉。於是遠近來觀者如堵。堵時。染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惡其無禮。叱而去之。建法怒。歸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朝吏。事出不意。萬眾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日華門。觀之怒甚。直拔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衆而進。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鬪。建法偶顛而倒矣。忠呼曰。乘入蹉跌。武夫所耻。疾起決輸。高喊建法翻身起。忠揮刀一擊。殪之。萬眾歡呼。勝重大悅。歸第賜之酒。因徐問曰。我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者。今其倒者。天也。汝盍乘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劍法虛實之辨也。請為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虛於倒。而所以捍身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々有反為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防敵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忠以祿若干。

寧靜子曰。昔猿松謙信之追三郎於米山也。不要之山上。而待其下坂以伐之。亦避實擣虛之術耳。

意太田忠之通於兵法云者。豈謂此等之類歟。

奇童

勝重子重宗。代父為京尹。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子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餠為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今所喫上者。下者。皆童。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今所拍左者。鳴。右者。鳴。重

宗益異焉。舉置之左右。後遂列近臣。

寧靜子曰。板防州之斬獄。機智如神。此童之遇防州。可謂氣類相感者矣。

甲賀氏子

丹後守稻葉正登。介弟曰式部。游蕩無賴。不可羈束。正登數讓之。不悛。正登不勝積忿。遽命待臣甲賀孫兵衛。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為無罪。抑以不從教之故。一旦推刃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紓之。以啓其自新之路。正登益怒曰。汝怯懦

不成事。舍汝豈無可使者。孫淚數行下曰。君侯果以臣為腰骨脫矣。則臣不敢復辭。但事之成否。天也。願得監者一人與之俱。許之。此時孫年甫十六。額髮被面。髮髻沙可憐。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之狀。於是式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久已知有今日之事矣。然汝乳臭何能為。聲色共厲。孫則脫佩刀投之後。膝行而進。跪曰。少安勿躁。夫君之於公分雖君臣。親則兄弟。今日之事。豈某之所願哉。雖然。君命不可廢。直起。捧式部奪其劍。伏之座。旋取匕首於懷。擬其胸。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顧謂監者曰。疾歸告吾公。臣之腰骨幸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曰。某所以報公者畢矣。君第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遜於野。風飡露宿十數年。及式部病死。正登乃召孫復之。

寧靜子曰。偉哉甲賀氏之子。一舉而衆善聚焉。其犯顏而諫者。義也。受君命而不誤其事者。勇也。奉君之命而免其死者。仁也。而終始所處。未嘗不出

乎智也。嗚呼。孰謂十六齡之童而作此雄偉不常之舉耶。

土井利勝

大炊頭土井利勝。奉漢絲零餘尺許。付待臣大野仁兵。曰。謹藏之。同僚或有笑其鄙吝者。利勝置不問。居三年。偶利勝腰刀帶尾解矣。急呼仁兵。曰。持往所付漢絲來。仁兵應曰。唯。在此。直取之。腰袋以呈。利勝乃手自拮据。以結束其帶尾。欣然微笑。曰。無用之用。今而驗矣。遂召其老寺田與左衛門。命

之曰。寡人甚嘉大野仁兵謹愨。而重主命也。其增與祿三百石。抑漢絲之為物。成於彼。土束婦蠶繅。苦辛之手。而展轉航于海。以入我都。其勞歟。何如哉。雖則寸殘尺餘。徒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吾心所最懼。而仁兵之守以不失。謂之事天者可也。因戲曰。一尺之絲。博三百之祿。所獲亦多矣。夫笑鄙吝者。欲何為。寧靜子曰。一尺之布。尚可縫。君臣相容。有如此者。古人惜一顰一笑。良有以也。

酒井忠利

武之川越有備後村者。其里正某。世稱備後。及備後守酒井忠利。移封於此。命改其名。不聽。既而忠利巡行封內。召見里正。面諭之曰。君民同稱。非礼之宜。不可不速改。里正不屈曰。小人自君之主。此土納貢課役。不敢後他邑。而以盡其職。主之所知也。今有河無狀。而必欲改累世所襲之名。雖君有言。小人不取奉命矣。必欲正名分。主宜改主之名耳。忠利夷然以解曰。然則寡人此土備後。汝則一村備後。各從其所自稱耳。照公聞之。嘆曰。凡責不甚緊要之事於人。而必欲逞己意者。皆褊心無知之行也。如忠利之曠度機智。豈常人所能及耶。寧靜子曰。土著之民。抗新來之君。雖剛愎可憎。客主之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乃知諸侯移封之制。非所以固民心矣。

松平信綱

酒井氏移封之後。伊豆守松平信綱。代領川越。領內有野火止者。土瘠水匱。田里蕭條。代官安松金

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河。則水利疏通。稻田可以開矣。信綱問其所費。曰。當用二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于此者。然以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成。而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恠而詰之。安松曰。雖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殊不平。讓安松曰。汝特不察地勢高低耳。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為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家皆吹塵滿座。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平日。是知河潤入地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聲如雷。俄而奔流衝決。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皆盈。以達新河岸。信綱撫然曰。安松經三年之久。不挫其志。洵有足感歎者。增之以祿若干石。後遂至顯職。

寧靜子曰。余聞野火止。貢稅僅二百。今則增至數

千石。而渠水之利。民皆賴之。然則松豆州利。利樂樂之惠。真沒世不可忘者矣。

碁局滅燭

修理大夫酒井忠直二子。長曰遠江守忠隆。次曰右京亮忠稠。皆年少嗜武技。而忠稠特膂力過絕人。忠隆有所愛名馬曰新月。忠稠甚欲得之。屢請之。兄不許。忠稠臣高木源日置新等。皆以多力相競。忠稠嘗觀其絕技。因有所悟。乃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伯氏無意觀之乎。忠隆掉頭曰。吁。夫危矣。絕臚之事。其可不思。忠稠奮曰。果有所能。伯氏亦能割愛於新月乎。忠隆曰。可也。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擎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嘆。遂以馬與之。事達乃父。修理大夫大夫頓感。召忠稠戒之曰。汝雖小侯。亦為一面將。將乃秉麾以指揮衆士者。一人強力。果為何用。抑持固有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許多勝算。非汝所知耳。忠寧靜子曰。仲尼不語力。而為聖人。漢高不鬪力。而為天子。力之不足貴也。尚矣。然則修理大夫深藏

不見之言。却是為萬鈞之力矣。

丁子風爐

或有贈丁子風爐於掃部頭井伊直通。直通喜甚。使侍臣安之於床。愛護殊至。每晨夕拂拭。必戒侍臣曰。苟有少損。不敢貸一語。侍臣苦之。其長武川杉原柏原等相謀。各出金若干。新贖風爐三箇。謂侍臣曰。誰敢碎主風爐者。其按劍之怒。則我三人者當之。侍臣藤田金弥唯而起。為誤拂拭失手者。墜之地。盡破。直通怒甚。直起。欲手及之。三人進而止曰。君何惜風爐之甚。如此尋常器。臣等皆能藏之。乃呼三箇風爐陳之前。皆製造不讓主物。直通矍然。三人因諫曰。為君愛護甚之故。侍臣等懼失誤之罪。殆不安寢食。安有人主而以一玩器苦人者乎。直通怒稍解。走入內。是夜召三人及金彌謝之曰。汝等納身於惡。而不忘諫。君可謂忠矣。賞三人。以上下衣各一領。金弥則賜時服云。

茶禿正齋



遠江守松平忠喬。為人寬仁慈愛。不妄喜愠。在職五十六年。未嘗一日怠廢。遂進爵至從四位下中大夫。蓋忠勤之方云。有老臣謀逆。曰安藤總太。隱計既熟。延忠喬於茶寮。從容款接。置毒碗茶以侑之。忠喬不知之也。徐取欲喫之。茶禿正齋走來止之。曰。茶色惡矣。是必有異。小人請試之。舉碗仰飲。則轉輾吐血而死。忠喬驚欲起。賊持其袖。侍臣高木某。抱賊伏地。一人執槍。鏃而殺之。是日微正齋。忠喬殆不免。初忠喬方冬月天寒。覆禪人閣。擁以取暖。偶正齋來添炭。禪尾揚拂火。人墜燎席。微傷忠喬足。正齋蒼黃收火。面灰口禁。戰栗請罪。忠喬神色不變。曰。禪尾拂火。不必汝罪也。但糾官視席爛。必有所責於汝。宜移之他。以滅其跡。竟無可責之言。正齋感極而泣。每思有所以厚報之。至此果代其死。鄭文純曰。五頃立心。此之謂也。其理誠。

寧靜子曰。遠州之從容不怒。殆有劉文饒善美爛汝手之概矣。若元正齋之死。非正命也。而其所以死。則忠也。烈也。嗚乎。誰有若正齋之正者耶。

稻葉正則

美濃守稻葉正則。年少。慆悍。爽怒。手刃近臣。其子甚怨甚。每思有所以報之。未果也。一日。正則率衆士。大獵於野外。正則立小邱之上。據鞍觀其馳驅也。其喜曰。天時至矣。竊伏邱隅。丸於銃。狙擊之。傷其左股。貫鞍橋。正則顧眙不驚。見徒御之逐賊者。故麾之。諸老臣皆諫曰。賊之妄舉。未可知。請罷獵而歸。正則不聽。曰。勿用。彼何為。游獵終日。及燭已點。而後僅歸入城。

寧靜子曰。是與一徹縱烈奴之事。太相類焉。稻葉一家何豪懷之多也。

近古史談卷之三終

近古史談

卷之三

三十八了



眸皓齒。一笑動人。是夕麗服盛裝。携侍女一人。潛自後園。徐步到公之館。公則着盛服。儼然在室。聞戶外微有剝啄之聲。乃起啟戶。延波奈上座。跪受其所齎。曰。太公所賜。謹拜領之矣。即趨波奈去。親自執燭。送之戶外。波奈茫然。如有所失。歸而報之女監。太公聞之。歎曰。將軍謹厚如此。某雖駕雲梯。不可及矣。太公又嘗召水多正信。論之曰。今將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與謹厚者。不可不思矣。正信曰。唯。他日謁公。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虛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公笑曰。太公之說虛。有人買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空洞無物。縱說其虛。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言。可謂天籟矣。太公於是乎不免入籟也。嗚乎。今日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彗星見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漸大。時兵革僅熄。

人心未安。訛言大亂將復作。台德公聞之。笑謂左右曰。一箇小妖星。見於廣漠之天。四方萬國。孰膺其象。茫乎不可知矣。必引以為己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果有向。豈人力所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而已矣。既而慧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  
寧靜子曰。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太公也。世或稱公為淳良之主。而識見之卓如此。賢考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而德太田某。太田某有功。太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田佛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此。秦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太田所為。誠無禮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歸怨。太田益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耳。不然。太田豈不知

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一可語汝者。昔在參河。牙  
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籩之魚。自烹食之。我聞之不  
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祖而當之。  
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  
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園被拘者。久三蓋諫  
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太田之所為。  
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  
石。正就歸以報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  
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  
賜之以左文字刀。

寧靜子曰。吾讀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慕鼎盛之世  
也。曰。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曲直。明賞罰。永久如此。  
天下寧又有衰與亂乎。然則。台公之問。照祖  
之答。洵千載之龜鑑也。

太公論復讐

太公自駿府。來候於將軍於柳堂。先過諸衛士之  
班。皆年少。未執謁者。乃使各自呼姓名。而曰。某父  
有功某所。某父有某事可稱。將軍善視之。次至向

坂六郎。忽然如有思。顧左右曰。記昔六郎父某。有兄之讎。欲報之。未果也。有與其結心契者。謂某曰。余既約為兄弟。子兄即我兄。從今當與子戮力。以圖復讎。子其勿憂。某怫然曰。汝以我為假他人力。以復讐者耶。何視丈夫之淺也。遂與之絕。死而其讎病死矣。某恨悔成疾。以沒。爾時六郎襁褓。今其其突而弁也。不寬涕既隕之。遂戒諸少年曰。凡復君父兄之讎。皆出其臣子弟至情之不能已。未始為功名之計也。故苟得遂其志。雖假婦人之手。且不足以為耻。而況神契朋友乎。如六郎之父。徒用勇於所不可用。而竟不成事。以貽後人笑者。功名之心害之也。汝輩慎勿履其轍。寧靜子曰。此際復讎之多。百倍西上。雖曰忠孝之俗所使然。其間或有為功名計者。特以其跡為美。故人多不之察耳。公此論實闡幽微顯之言。可以為後人復讎炯戒矣。

直。照公嘗在伏水。觀奉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弥進曰。辨慶不<sub>下</sub>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公尚陣在桃配野。三弥時為監軍。走來告曰。敵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弥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去。遠矣。及大坂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弥善勸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弥曰。今將軍淳公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勸者。非愚則狂矣。太公笑曰。三弥故態亦復發歟。寧靜子曰。三弥之為人如此。較請乃兄之曲而巧。何其直而拙也。雖然。巧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賢媪

台德公乳媪某。蓋參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婆。公云。媪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阿母。春遇之。渥至。老不衰。媪無他嗜好。但



每月二三次。尽致轎夫僕隸於厨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梳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放饒而止。以此為平生娛樂也。一日本多正信來候。見其親饋。驚曰。大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為。媪毅然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為驕奢稍甚。妾聞之不敢信。乃今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為弥八郎之時耶。妾昔微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奴輩數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賤之時。可乎。子為天下大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擬。吾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省也。正信赧然無言而去。及其疾病也。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媪泣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太公遺訓。而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間然也。新公又問果無所私請乎。媪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公將起。媪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為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

故曲從宥典。是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言畢而瞑。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淳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媪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傳。以輔翼之。而內又有乳媪之賢。天之祐。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媪之為禎祥。不亦多乎。

台德公美事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

旁好插花技。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公一覽稱善。左右啟曰。盍插之瓶。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正。所不欲賞玩也。  
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敬聽。豈可以蓬頭亂髮接之乎。  
嘗語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生如夢。寸步外皆闕夜矣。須及時娛樂耳。此言大謬。當云。浮生既短矣。不可不加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強乎。

舞妓阿國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藉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宛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恠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為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

寧靜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稱海內一人是憂哉。

紀公生母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劔室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定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為舊主所錮。仕路迤邐。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劔室器乎。乃就每歲所受旌

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園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資而為國家養猛上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恠也。

南龍公母曰阿萬對粧奩粧奩

紀之為國山深谷邃老樹森蔚山魃木魅徃徃見恠異云南龍公好田獵深入其阻無所少避一日游獵友鳴有顛木蟠屈當道乃踞而息焉既而木愈如如有動旋化為龍嶄然見頭角公怒而起拔劍擬其頭曰既為顛木則顛木而止耳山靈伎倆何其露拙耶言未畢黑雲卷山暴雨如注急駕樓船回棹數里霹靂連聲忽有物墜船上則一團火精輾轉迫座公蹶起取所有毛毯投之使侍臣卷以捉之侍臣七顛八倒火團則警然乘雲以去反視船底掉手五六人皆粉齏而死矣其行事猛暴如此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間之花過午猶榮所以供一餐也。答書曰朝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

得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唯此心視之。國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及之。

寧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十餘齡。豈克服母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若神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壽耳。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南龍公有焉。

阿閉掃部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為勳。觀之士。

以重祿聘之。狛伊勢亦越之世臣也。狛為其子行。擐甲禮。請掃部為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擐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驥接之。則曰。朝來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

槍其入曰請俟之須臾我槍礮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間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尔時与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濶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尚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着袴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者家々皆是而擐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臣匡救君過為務日侯放鷹而歸意

色欣。今日之儻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恠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是臣所謂可歎者。侯艷然怒。見平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息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臣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候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

畫問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只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礼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然內子秋野。與汝等皆國恩之流。寧靜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效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故與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近焉。大和寺殿山如。東照公無

越前侯光通之時。亦有西尾傳兵者。梟從之臣也。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汁物。色寒。示之傳兵曰。看之。傳兵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令食云也。傳兵謝其不敏而止。其慮及厨人也。其為監察陪駕於東下也。路臨大堰河。水俄溢。涉將絕。凶黨僕從競先而渡。喧鬧殊甚。光通性急。遽召傳兵怒曰。汝為亂官。不能禁正此等事乎。傳兵正色曰。君第勿噪。君而鎮靜。孰敢不鎮靜。傳兵之因事納約。率此類。

寬永三輔



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  
忠俊並為。大猷公傳相。謂之寬永三輔。初太  
公之在世。召三臣。以令將軍之意。屬世子曰。雅樂  
頭汝以仁輔之。大炊頭汝以智濟之。伯耆守汝以  
勇勵之。三人協心以輔導焉。我不憂其不為朋主  
矣。抑天賦之不同。豈曰世子之稟。如將軍之稟乎。  
譬之我寅年而金性。將軍卯年而土性。而世子則  
辰年而火性也。不能使世子土性。猶不能使將軍  
金性也。故輔君之道。唯在隨其性以導之而已矣。  
三人皆謹奉命。其後忠世忠俊以嚴直見憚。獨利  
勝以溫良慈敬承寵。每待燕間。從容說曰。伯耆之  
言不可不聽。否則雅樂必有異言。公輒悟。蓋  
公之所以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盛者。實三臣之  
功居多。

寧靜子曰。嗚乎。寬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其後掃  
部頭井伊直孝。讚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  
綱。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疑  
其有隙。告之。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

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  
共和。而依違無所爭。則何由能得致公平之道。  
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  
彼陳其所見耳。

大猷公寬仁

大猷公放鷹之政。俄入路旁佛寺而息。伊豆守信  
網從焉。假寐。別房夢中彷彿如聞人聲曰。期既佳  
矣。乎開眼觀之。有一少婦。靚粧治服。啓戶方出。瞥  
見信網。則倉黃驚匿。信網明日造朝。訴之。公笑

而不答。信網更請罪之。公乃曰。所謂女犯。是親  
氏所私禁。彼自有法以處之。於我何有哉。又嘗歸  
自游獵。路過傳馬街。有醉漢臥道前。驅屏之不及。  
而公既至矣。問曰。彼何物。侍御跪答曰。今日是  
十月念。商家例有惠神會。所謂百日之澤。一國如  
狂。惟斯時為然。故此漢亦飽會主之酒而醉倒也。  
公曰。其快可想。我且與之下物。解所獲一禽以  
賜之。一市人皆感泣。為廢神會。以到于今。  
寧靜子曰。嘗閱湯常山文會雜記。云伏讀東照

公遺訓其所說率近柱下無為之道。德猷二公時諸大臣所論議亦惟無為耳。今觀此數條果有然者欤。要之三世所主唯一慈字。

石谷十藏

石谷將監初名十藏致仕號士入嘗為步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死部頭以下驚愕奔走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氏會不在待至暮夜石谷乃歸問曰部中得無有事故乎。部頭促席低語曰今暮某家有鶴自空際下奴誤投斧即死。百方無救且為之若何。石谷大聲言曰子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也。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之乎。蓋食毒虫之所致耳。子歸其以此說傳之部中。明日戴鶴以登于朝。啓閣老諸公曰。昨暮僕部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暴死乎。蓋食毒虫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太宮。請拜受而歸。乃退。歸則呼部頭奉鶴付之曰。昨來部下奔走心

身亦勞矣。以此慰之可也。寧靜子曰。石谷氏簡易了事如此。亦足以想豫夫無爲之治矣。若夫處殺鶴者。更有黃門義公明斷焉。

黃門義公。其對得中。致有鶴自天來而飛。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仙禽也。水戶黃門義公時。有人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問。歲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內八巨刹住僧。自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徒曰。日有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學斯此獄。僧等觀焉。乃引出囚人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拔刀擬之。而故躊躇。七僧觀之。瞠若不一語。公於是投刀罵曰。吐鈍僧輩。我豈以人替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宥之。今乃七僧駢首。杲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而宥殺鶴者。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

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或至踰一歲。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尾公吉通。承祖父二世窮蹙之後。府庫空竭。國用殆不支。諸有司相議。先沙汰步卒老廢不中用者。二百餘人。盡放之。公聞之。憫然。諭有司曰。國家行儉。由供給不足。則放老卒。亦不為無理。雖然。彼皆

少壯。勞筋骨。老而見棄。何其悲也。寡人以六十萬之封。且不能供給群下。渠雖二百人。并妻孥計。應不下數百人。乃窮餓道路。進不能食。力退又無寸祿。不轉死溝壑。而何為抑步卒之勞。筋骨常事耳。譬諸戶之鵠居鴨居。俗呼戶鵠居。上下。鴨居上不勞。而鵠每勞於下。然不可以鵠之勞而望鴨之逸。夫步卒亦戶之鵠居也。勞固其職也。特不可以其老故棄之耳。有司皆感泣而退。盡召還二百餘人。復故。

寧靜子曰。出納之吝。有司常態。而仁人君子。每行惠於不費。所以不傷財。不害民也。若夫尾藩老卒。設微仁人一言。則二百餘人。皆死於匪命。豈不悲哉。

中將正之

中將正之。就封會津也。專務教化。不事刑法。有四士。曰安西。八門左曰佐瀨。平右曰吉川。市之曰安藤。六郎左皆桀驁嗜武技。橫行鄉曲。有暴客之稱。有司屢彈劾。其書滿案。中將久之不問。左右諸臣

皆惑焉。既而中將俄命召四人。眾謂渠罪惡貫盈。非賜自盡。則境外逐放。可知也。及至。中將面諭四人曰。汝等暴行。有司具狀。寡人既已悉之矣。然汝等所為。非必不忠於寡人。要皆年少氣銳所致。從今其慎之。曰八左衛門。曰平右衛門。命汝各為游手一隊長。曰市之丞。命汝為旗頭。曰六郎左衛門。命汝為行人。既承命之後。各守其職。勿或敢惰。四人皆感泣拜謝而退。於是奮然勵行。折節讀書。後皆為謹救之士。

寧靜子曰。會津東國重鎮也。自蘆名氏之亡也。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變之化。是可窺其一斑云。

今其節婦一八丈齋門曰平丈齋門命水各為。偃武以還。言義烈之事。必以赤穗義士為稱首。而世所傳四十七士之外。蓋有小嶋喜兵衛者。而其妻死節事最可傳云。初喜兵衛去赤穗城也。竊與大石氏謀。誓欲共報主讎。及大石氏齧跡於山科。

喜兵衛亦去。隱于攝之福嶋。以待其東行之期。既而漸糜歲月。囊盡殆絕。竟至除短長一刃。外家不留一物。喜兵衛自謂貧困至此。無可以成大事。不若及今一死。以明其志。於是使其妻出賣冰於市。身獨在家。整頓後事。而後徐自引刀自裁。不殊。妻自外至。驚扶而起。曰。傷深矣。不可救也。夫君其從容就死。妻亦同死於君前耳。直取刀刺其喉。夫妻相藉以死。妻乃大野氏之女。平生同艱苦。有問輒從。通復讎之事。其叔父九郎兵衛。實逃盟偷生之

人也。而此婦不係世類，變怯懦為義烈，洵可感歎也。寧靜子曰：大石等復讎之事，先儒往往有議其非者，殊不近人情。余嘗作義士論以辨之，今附記于此。曰：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謂之義士耶？深夜潛形，破朝貴門戶，掩擊以棄其首矣。謂之亂賊耶？一片精忠，百折不挫，一舉以殲故君之讎矣。二者之目，將何所定？曰：深夜掩擊，奪朝貴之首者，其跡也。一片精忠，殲故君之讎者，其心也。心苟純乎忠矣，跡雖或涉暴亂，君子必有取焉。良雄等四十七人，義士也，忠臣也，果非亂賊也。曰：然則朝議之不待以忠臣義士而擬之，群不逞之徒以賜死者，何耶？曰：亦以其事涉暴亂耳。事涉暴亂而不正刑典，何以威制天下？懲後世不軌之徒乎？雖然，良雄等之為忠臣為義士，朝議終不得而沒也。有僧焉，收其屍以封之墓，置而不問也。有儒士焉，目以義人，錄其事以傳不朽，置而不問也。天下寧有封亂賊之墓，又目之以義人而不敢之禁者乎？由



此觀之。朝議之所以處良雄等。可謂恩威並行而不恃矣。而在良雄等。則一成故君之志。慰幽魂於地下。臣事畢矣。一死固其所甘受。其又何怨。曰義士之目。則既得聞命矣。抑復讎之名。先儒猶有異議焉。有人殺其君父矣。臣子以為讎而復之。古今之通義也。今也不然。赤穗侯以私憤入於朝。坐大不敬。賜死。非吉良氏之所敢殺也。良雄等安得而讎之哉。曰以常理論之。亦有似焉者。獨不有所謂君辱臣死之義乎。夫吉良氏挾權驕傲。貪而無厭。銜赤穗侯之不賂於己。屢挫之於朝。至以鄙野之子不知禮節。罵之。其辱之亦甚矣。赤穗侯於是乎不堪積忿。欲逞之一擊之下。而不達。幽憤吞恨。以死則為之。臣者。何心能忍。與吉良氏共戴天乎。是良雄等所以為讎。出於萬不得已。則天理之至。人情之盡。尚何暇問義例有無乎。嗚呼。吾既借春秋誅心之法。反賞良雄等忠義之心。又據君辱臣死之義。斬然決吉良氏之可以為讎。則良雄等四十七人之為忠臣為義士。昭然明白。可以暴於天下。萬

世矣。彼拘儒紛紜之論。又何暇置諸齒牙之間哉。

節婦二

大野九郎兵衛之女某。嫁備藩梶浦兵七。生子三人。伉儷殊篤。既而兵七新築一室於屋後。如為菟裘之計者。妻諫曰。夫君春秋方富。而家道不優。今而休退。非計也。兵七曰。吾自有處分。居無何。關東喧傳。赤穗遺臣大石等四十七人。同盟以復故君之讎。有錄其姓名以賣於市者。遂傳至山陽。兵七初謂舅氏之逃跡。或別有深謀。及閱其錄。無有大野某之名也。妻亦聞之。心竊不樂。辭々擁被而臥。於是兵七使婢召致妻。命之曰。自汝之歸我。中饋之職亦勞矣。雖然我義不與汝為夫婦。顧舅氏身為國老。受厚祿其主。而負恩忘義。不與復讎之盟。此則不忠之人耳。不忠人之女。決不許為吾妻。今日與汝離昏矣。然非有罪於汝也。吾預慮汝之無所歸。以設別室也。宜就以終焉。我則不復見汝矣。遂使其三子與一婢從之。身獨居室。委家事於一老媪。終身不復置婢妾。

寧靜子曰。余嘗錄殉死條。論一死之俠可及不死之義不可及也。及錄此條。則益知不死之義之難為也。夫梟浦氏夫婦。身離居咫尺之間。而終身不敢動心。各守孤節。以全其義。此則異樣節婦。異樣義士。世間有一無二者。嗚呼。何可及乎。

女子復讎

京極侯高豐步卒。有岩淵傳內。艷其僚尼崎幸右之妻。屢以甘言挑之。不應。後又賤幸右之亡。往說之。偶幸右自外歸。怒其無禮。罵辱之。傳內慚屈。突起抽刀。斬幸右去。妻取夫刀。追之。殆及。投刀中其右肩。受傷以逃。不知所之。妻反視之。則夫既殊矣。號哭莫及。遂抱女里也。寄其妹夫關根氏。元右明年妻病死。里也。僅三歲。筑之。依於叔母氏。居數年。叔母從容語里也曰。汝母我姊也。汝父實為岩淵傳所殺。汝母常抱汝泣曰。使之子丈夫。必能復父讎。而女也。無能為己。因憤鬱成疾。以沒也。里也聞之。流涕曰。兒不夢知之。而成立至此。亞母鞠育之恩。不知何以報之。既而里也年十六。進請關根夫。

婦曰妾願身赴閩東為人家婢女以索讎之所在。叔母曰是非汝女兒所能企也里也固請不已於是閱報以知其志不可奪託同藩村瀨藤馬携里也俱往江都然仕麾下士永井源外源外愛里也小心勤慎問以其鄉貫族類里也吳語以笑源外深憐其志先教以劍法里也性慧演習數月頗有所得源外乃諭里也曰汝既抱大志與其縻歲月於此不若換數士以搜讎之踪跡里也悅從之既而十二年間歷仕七十家而無所獲也最後轉仕水所坂部安兵衛亦係麾下士其僮人有小泉文內者年五十餘平生嗜酒多言一夕醉語里也曰余少年挑人妻不諧斬其夫去被妻傷事如昨日而今閱幾十霜矣里也聞之心動且為躊躇曰勿用虛談子豈有此事乎文內遂縱言曰余鄉在讚之圓龜山海既遼絕記其子亦女兒今無復有真心袒而跡之乃痕隱然里也私自喜曰既得此確証吾志達矣明早走告永井氏源外亦大悅即携里也至京極侯告之村瀨藤馬藤馬乃訴於官。



文魁

古今對聯中餘無而對古詩

古今對聯中餘無而對古詩

古今對聯中餘無而對古詩

近古史談卷之四止

清修 重校 清復

跋



善為國家者知所先而已。猶醫家治疫其  
抑驕元而裨衰弱對症投藥着之。中其肯  
繁也。方今泰平之久。士風日流。卑汗舉世  
以脂韋柔媚相尚。當此之時。將何藥以投  
之。當事者。亟速改張。為以及之。曩古淳  
樸。驚悍之風。豈非今日之急務哉。如先生

近古史談卷之四

此編可謂知所先後矣余亦不自揣意在挽  
 頹頽俗嘗欲作一書臚列古賢言行可以傳  
 世數百條使世有所愧勵為而志果也此  
 舉先獲我心甚固喜而書所見於卷後

乙卯夏六月識于演園官舍

楷堂學人木村毅



司馬攸就人借書遇其有謬必手刊之邢劭有書  
 不甚難按云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將許人誤謬以  
 為適欤抑適其沈研鑽極與古人原文且暮相遇  
 也則劭之與攸適不相悖矣磐溪先生之去江都  
 出其所著近古史談三卷屬予校字曰予為我一  
 適如何後予屑々於家私負其約已二表甚今茲  
 春尾時和事暇始欲適其適而不能適焉者猶十  
 二三乃致之仙臺書問先生先生又使二子某某  
 更一校過然後魯之為魚帝之為帛一掃而盡則

幸得與其其子同適也豈翅子之適哉敦賀教  
授三河金子靜識書問去也其主又封之其其  
春風報中軍鄉故俗處其直而不諱高其  
盛時何能平智以封家其負也其子其其  
與其其者古史若曰若其其其其其其其  
出問其之與如處不時封其其其其其其  
為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不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官許

慶應四辰九月

京都

三	岡	嵩	杉	辻	大	村
木	田	林	本	本	谷	上
佐	茂	專	甚	仁	仁	勘
助	兵	外	外	兵	兵	兵
	衛			衛	衛	衛

大坂





010190614757